

評

宋著「中國文學史」

齊孝維

書名：中國文學史

作者：宋海屏

出版者：臺灣學生書局

出版日期：六十三年十月

從清末林傳甲撰第一本國人著作的中國文學史以來，（按英國人Herbert A. Giles撰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，出版於光緒二十七年，此乃第一部中國文學史）我們已經擁有了約二百種左右的中國文學史；但是能够做到議論平允、敘述詳贍，而為讀者所樂道的，恐怕真的是百不得一。

日前筆者至重慶南路逛書店，偶爾翻到宋海屏先生著的「中國文學史」，因見其自序中批評曾毅的文學史「甚少引出古人之作品，且歷代文學之敘述，詳略不均，夾議帶敘，頗似『文學批評史』」，評川人謝先量中國大文學史「引用史料，未達精審」，評常州顧實文學史大綱「論點偏激，取材無緒，用語滑薄，史料多誤」，又評胡適白話文學史內容失之偏頗，於是引起了我的注意，而作者又列舉了二十種「可讀而有創見」的中國文學史著作，雖未一一評介，但無異已提醒了讀者，他在讀了這麼多本的文學史後，又編了這本書，那麼本書必然有其可觀之處，否則我們的文學史著作已太多了，他不必插上一腳湊熱鬧。就因為本書的自序有誘人的力量，（序中還說作者先後在政大、師大、中大、文化等校講授中國文學史課程，凡十餘年。蒐集資料，積案盈筍，僅著成中國文學史講義，未嘗敢刊印成書，深知其非易云云，如此又可見其審慎有度了）所以我就很快地買下來了。然而，挑燈夜讀之後，我感到徹底失望了。老實說，像這樣一本只消勞動剪刀漿糊即可拼湊而成的書，是萬萬談不上什麼學術著作的，爲了表示我的話不是空穴來風，我願意指出這部書的缺失。

本書從先秦韻文談起，止於清代小說，凡三十章，都三十萬言，而引文過多，述小失大，缺少主見則是本書的特色。首章「先秦韻文」抄了一百則未收入詩經的先秦韻文，而對於其在文學發展史上的意義則隻字未提，僅說「雖有人認爲其中有僞作，但縱使僞作，年代亦已久遠，稱爲古歌，當無錯也」（頁十一），這樣簡單的一筆帶過，顯然是不負責任的說詞。首先，除非作者肯定他所彙錄的百則韻文中無一不是僞作，否則稱之爲古歌可，逕稱先秦韻文，則失之草率矣。其次，文學的創始必須追溯至口頭的歌謠，因之，像「今日雨。其自西來雨，其自東來雨，其自北來雨，其自南來雨」（卜辭通纂三七五）這樣粗具詩歌形式的簡短句子，在文學史的最初階段上自有其不可磨滅的意義，而著者祇知從經史中抄錄現成的

古歌謠，對於它們在文學發展史上的意義却都忽略了。且卜辭中有不少句子已是後代韻文和散文的母胎，著者不知去尋，却抄了一些相傳是神農、黃帝時代而其實可能是後人偽作的歌謠，如禮記郊特牲載「土反其宅，水歸其壑，昆蟲毋作，草木歸其澤」，說神農時代會流傳這種句子，恐怕很難令人相信吧？此外，著者在首章裏又花了一萬兩千字的篇幅介紹楚辭、屈原與宋玉，而其中三分之二的篇幅用來抄錄九歌、離騷、九辯的原文，這完全是本末倒置的做法，而他的評論也都毫無主見，例如評離騷云：「胡雲翼先生曾讚美離騷說（以下抄自胡著中國文學史，字多，效略）……，梁啟超曾說：『幾千言一篇的韻文，在體格上已是空前創作。那波瀾壯闊，完全表出他的氣魄之偉大，有許多話講了又講，正見得纏綿悱惻，一往情深。』從胡、梁兩先生之論，已知離騷之藝術價值了。」（頁三四）評宋玉九辯云：「中國文學發達史說得好（以下抄劉大杰的評語）……。我以為宋玉的成就不在楚辭而在賦。」（頁三十五）如此真要令人懷疑我們讀的是宋海屏的書，還是胡、劉等人的書了。更莫名其妙的是，著者評九辯先引述劉大杰的話，然後突然冒出一句「我以為宋玉的成就不在楚辭而在賦」，而為什麼他以爲宋玉的成就不在楚辭，則又惜墨如金，不肯告訴我們了。假若宋玉的成就不在楚辭，然則宋先生爲何又要抄錄九辯全文呢？宋先生在抄九辯全文之前又說：「此處以九辯爲代表，看看他的寫作技巧。」然而抄完之後，（應說「貼完之後」，因爲九辯原文甚長，用剪貼的方法比較方便）他又忘了告訴我們宋玉的寫作技巧了。現在我們祇好假設著者抄錄九辯全文，而又以爲宋玉的成就不在楚辭，是因爲宋玉的九辯寫作技巧雖然高明，但他的賦成就更高。爲了知道我們的假設能否成立，且讓我們來看看第三章「秦漢文學」中，著者對宋玉賦作的分析：「真正的賦，當起於宋玉，他的賦漢書藝文志說有十六篇，今存文選中四篇：風賦、高唐賦、神女賦、登徒子好色賦。存古文苑中六篇：笛賦、大言賦

、小言賦、諷賦、鈞賦（按應是鈞賦之誤）、舞賦。其餘不傳。就這十篇已足稱爲賦之先河了。其中以神女、高唐、登徒子好色三篇爲最美艷。」這段話顯然不能讓我們知道宋玉的賦作有何成就，如此則作者爲何以爲宋玉的成就不在楚辭，就令人莫測高深了。事實上，宋玉的成就全在九辯一篇，楚辭章句雖以爲招魂亦爲宋玉作品，但自林雲銘楚辭燈首疑招魂爲屈原自作以來，招魂非宋玉作品已經肯定，而文選所收宋玉五賦中，（按「對楚王問」亦收入文選，宋先生以爲宋賦收入文選僅四篇，此又其疏漏）沒有一篇不是以第三者口吻寫成，當係後人託名之作；古文苑所收六篇除笛賦外，其餘五篇亦均楚王與宋玉、唐勒、景差、登徒子問答之辭，以第三者口吻寫成，恐非宋玉自作，且九辯用字之深刻，音調之和諧又不在屈賦之下，如此則宋玉的文學成就當在楚辭，而不在賦了。

第二章「先秦散文」中，宋先生以爲孝經是先秦羣經中之美文，這實在很教人訝異，孝經舊以爲是孔子傳授曾參孝道的書，但是其可疑處甚多，四庫全書總目說：「今觀其文，去二戴所錄爲近，要爲七十子徒之遺書。使漢河間獻王採入一百三十一篇中，則亦禮記之一篇，與儒行、緇衣，轉從其類。」這是總結一切孝經的懷疑論者的共同結論。姚際恒「古今僞書考」以孝經爲漢儒作，其說可信，今人徐復觀先生以爲孝經是「西漢武帝末年，由淺陋妄人，爲了適應西漢的政治要求，社會要求，所偽造而成」，其證據尤其充分，（見徐著「中國思想史論集」頁一七六至一九〇，學生書局出版）而宋先生仍然在其大作中稱讚孝經爲先秦羣經中之美文，這不是太不可思議了嗎？宋先生在自序中評謝无量「中國大文學史」一書「引用史料，未達精審」，恐怕宋先生自己也該反省吧？

談到引用史料，宋先生這部書給人的感覺就是抄書抄得太多了，予人喧賓奪主之感。除了前面說過他抄了不少先秦韻文之外，莊子逍遙遊、齊物論、荀子非十二子篇，韓非子說難

篇、墨子兼愛上、李斯諫逐客書、秦之刻石銘文、賈誼鵬鳥賦、孔雀東南飛、柏梁詩、曹植洛神賦、諸葛亮出師表、庾信哀江南賦及序……等等，他都照單全收了，且不是節錄，而是全盤逐錄！當然，寫文學史不能不引用史料，但像宋先生這樣東拼西湊，引文多於評述（且不成比例）的寫作方法，讀者面對的只是一部大雜燴，如何能對中國文學的發展有一清晰的概念呢？又如「宋代小說」一章，著者將「錯斬崔寧」改寫成「戲言成巧禍」，理由是「與這故事有關的材料近十種之多，內容大同小異，但對故事的安排，人物的刻劃，都不貼合情理」（頁三五八），因此他決心將這故事情節全部改寫，並將其搬上中國文學史中，於是我們就在「宋代小說」一章讀到他的這一篇長達一萬二千餘字的傑作了。宋先生用了一萬五千字的篇幅來敘述宋代小說，而其中百分之八十的篇幅用來容納他改寫的傑作，請問這對讀者瞭解宋代話本有何裨益呢？

另外，本書頗缺乏比較的功夫，如史記與漢書在文學上亦有其價值，這兩部書差異之處很多，著者很可以加以比較的，譬如說史記多散行文字，漢書多用排偶句法，東漢至唐，士人多習駢文，於是愛漢書者多，唐以後散文一統，史記始漸盛行等等，寫文學史的人應該將這些常識告訴讀者的，但宋先生介紹史漢是這樣的：「史記——起自黃帝，終於漢武帝獲麟之歲。十二本紀，以序帝王。十年表以貫歲月。八書以紀政事。三十世家，以敘公侯。七十列傳，以誌士庶。上下三千餘年，五十二萬六千五百餘字。漢書——起自高祖，迄於王莽。二百卅九年。十二帝紀，八年表，十本志，七十列傳。八十餘萬字。」（頁八七）連標點符號在內，總共一百二十個字就將漢代史傳散文解決了，這難道是表示宋先生無視於史漢的文學價值嗎？又如陶淵明與謝靈運山水詩，為晉、宋間詩歌主流中兩個不同流派，寫文學史的人應該從內容、風格各方面來比較陶謝詩，以見其差異，而宋先生也忽略了。

再者，宋先生介紹南北朝詩人的方式是這樣的：(1)某某，字××，×地人，生於×年，死於×年，有文集×卷。(2)某某，字××，有文章數十篇傳世，名噪一時。像這樣用點名的方式，每位作家分配數十字至百字，給人的感覺就是草率、敷衍。而他介紹清朝詩人也是如此，字、號、生卒年、詩集名、詩歌一首至數首。他又介紹了清代女詩人，初期的「蕉園七子」每人分配一首詩，清代中葉五位女詩人，每人分配一首詩，隨園女弟子十七名，每人分配一首詩，這些女詩人的詩風都是一樣的，每人都有一首詩上了宋先生的中國文學史，而南朝名詩人謝靈運、鮑照、晚清白描詩人黃遵憲等人，却沒有任何作品得到宋先生的垂青，這就使人不禁要為古人不平了。更可笑的是，宋先生又說：「晚清女詩人更多，據施學詩女士所編之清代閨閣詩人徵略，約三百人。無法一一敘述之，蓋其詩風大同小異，不值浪費篇幅也」，已經浪費不少篇幅了，他還說這樣的話，真是教人哭笑不得。

平心而論，這本書要真嚴格檢討起來，疏漏之處是極多的，批評這樣的一部劣書，對我而言是時間與精力的浪費，可是不挺身指責這種剪貼式的所謂學術著作，似乎又對不住自己的良心，於是只好採折衷的辦法，節約字數，庶幾可免浪費太多的時間。末了，我想說的是，有人以為文學史很難寫，因為我們至今尚找不出一本經典的 (classical) 中國文學史；(比較之下，還是以劉大杰的文學發展史最具價值) 然而，從另一個角度看，文學史又是極易寫的，因為像宋先生這部新理論、新發見俱無的書也完成了，我們又怎能說文學史難寫呢？